

假古？

甲骨文



文/ 歐陽亮

甲骨文，可算是漢字的始祖，這些刻在龜甲、獸骨的原始生活記錄，除了寫下戰爭樣貌、繁複祭典與詢問吉凶等占辭，也記載了一些看似形容天象的文句，某些甚至被廣為宣傳，號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記錄。

然而到目前為止，近五千字的甲骨文裡卻只有一千多字被認出，已解讀的文字中也有許多爭議，疑點重重。建立在這樣流沙般的基礎上所找到的天象紀錄，可信度會高嗎？

「貞人用火炷燃燒那些凹缺，直到甲骨另一面出現龜裂的痕跡。不知怎地，就在這龜裂的時刻，他們捕捉到了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聲音——除了商朝的歷代祖先，還有各種掌控大自然風雨洪水的力量所發出的聲音。」¹

甲骨文，是東亞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統，可算是漢字的始祖。這些刻在龜甲、獸骨的原始生活記錄，除了寫下戰爭樣貌、繁複祭典與詢問吉凶等占辭，也記載了一些看似形容天象的文句，自從一百多年前發現以來，已陸續解讀出「日食、月食、新星、彗星、鳥星」等辭，某些甚至被廣為宣傳，號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記錄。

然而到目前為止，近五千字的甲骨文裡卻只有一千多字被認出，²接近三分之二無法解讀，進展十分緩慢。2016年中國大陸曾舉辦**甲骨文釋讀獎勵**，破譯一個字可得到五至十萬元人民幣，但只有**兩人獲得**。另外更鮮為人知的是，已解讀的文字中也有許多爭議，專家的意見經常不一致，因此疑點重重。在這樣流沙般的基礎上所找到的天象，可信度會高嗎？我們先來看看一些常在科普文章出現的案例。

「三焰食日大星」³

這個看似三道火焰吞食太陽並同時出現亮星的驚奇景象，若真的看得到，應該是指日全食的現象。能吃掉太陽並讓它變黑的火焰，應該是我們所知的日珥（圖1，原始黑白照片在**歐南天文臺ESO網頁**），所以它曾被當成古老的日全食與日珥記事（圖2）。⁴不過，根據較新的文字學角度來分析，有學者已將這句話重新解讀成「乞列，食日大星」，三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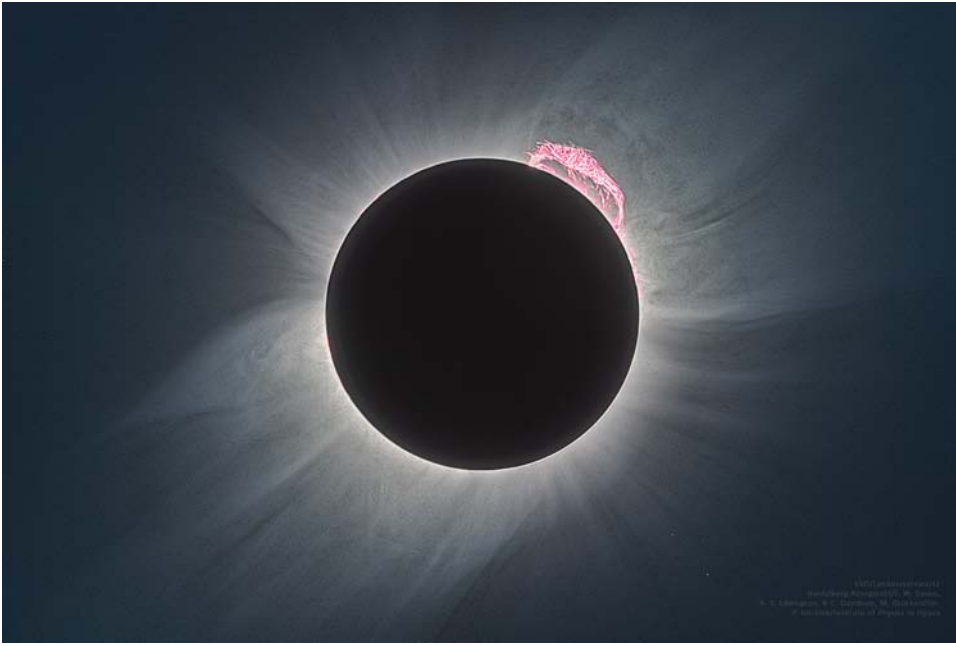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西元1919年5月29日可能捕捉到日全食中顯現過的巨大日珥，此為捷克天文學家彼得·霍拉克（Petr Horálek）在2021年2月修復與上色的後處理照片。Photo credit：ESO/Landessternwarte Heidelberg-Königstuhl/F. W. Dyson, A. S. Eddington, & C. Davidson, P. Horálek/Institute of Physics in Opava, M. Druckmüller

乞形似，意為迄；第二字似「彘」又似「列」。乞列是指天氣陰沉到可能下雨，⁵或指停止陳放祭品，⁶但是到了「食日」的時刻，即上午用餐時分，⁷天氣卻轉大晴，因為「星」字亦可解釋為晴朗。⁸不過這種令人失望的新解釋，又被最新的實物目視結果否定，因為「三」不一定是指「乞」。⁹



圖2 甲骨文「三彘食日大星」散佈於左上角鑽鑿凹穴之間。底圖：張惟捷〈甲骨文字舊釋新說——以史語所藏十四版腹甲為例〉之目驗摹本，頁24



圖3 「癸酉貞日夕又食」日食觀測歷史說明牌，筆者攝於天文館「太陽的魔法特展」，右上角為實物照片

「癸酉貞日夕又食」¹⁰

號稱世界最早日食紀錄的「癸酉貞日夕又食」（圖3），其實歷來眾說紛紜。癸酉是古代干支紀日的日期，貞是占卜之意，意思是在癸酉日占卜。但日夕又食是日食嗎？「又」當成「有」的話，多出的夕字何解？有人認為「夕」不能解釋為黃昏，就算可以解釋為日夜之交，但是從西元前1400至前1000年並沒有殷都安陽可見且剛好是癸酉日的日沒帶食。¹¹然而若查詢古代日食表¹²並以天文軟體 Stellarium 檢驗這三百年的天象卻可以發現，在西元前1129年2月14癸酉日的安陽地區剛好能見到一次在下午5點多食甚的日沒帶食。又另有一說認為這段

文字是在貞卜尚未發生的事，不能視為已發生的天象，¹³但也有人認為相反，¹⁴因此目前尚無定論。

「日有戩」¹⁵

這又是一種疑似日食的記錄，但也有人解釋為太陽黑子。¹⁶不過卜辭中另有「月有戩」記錄，然而月面的斑紋總是不變，不太可能指稱月亮出現黑子，因此解釋為太陽黑子是有疑問的。¹⁷

「新大星並火」¹⁸

從字面看來，這句甲骨文的意思很像「有新星出現，與心宿二（古稱「火」）並列」（圖4），不過，「新」也可能是一種祭祀名稱，句子可變成「新，大星，並火」，意思是舉行「新」祭典，結果天放晴，於是舉辦「並」祭典來祭祀心宿二。¹⁹這個疑似史上第一顆新星或超新星的記錄，也許只是學者的誤解。



圖4 「新大星並火」拓本，
《殷虛書契後編》下9.1

二十八宿、「鳥星」²⁰

由於以前學界對於中國星座起源有許多爭議，使得人們寄望在甲骨文裡找到二十八宿的古字與線索，證明中國星座是起源於本土。現在雖已發現若干疑似二十八宿星名的甲骨文字，但是經過詳細考證後，確定是星名的其實不多。²¹例如「鳥星」兩字（圖5）曾經被視為《尚書·堯典》所載「日中、星鳥」的意思，即南方朱雀的原始形象，然而也有人認為鳥可能是受祭的神名，此點在學界尚未有共識。²²



圖5 「鳥星」拓本，《殷虛文字乙編》6664

11497 正

謎樣星宿

除了以上問題之外，學者對於月食、彗星的想法也是百家爭鳴、莫衷一是，更麻煩的是甲骨學主流體制外還有其他新的質疑。以下舉一些有趣的例子：

日與丁（圖6）：在口中間多了一橫，就是日嗎？為什麼有時又被解釋為干支的「丁」字？兩者混淆的情形其實很多。²³

月與夕（圖7）：在眉月中央多了一道，是否為另外一字？解釋者常常自由心證，隨機約定何處為月、何處為夕。²⁴甚至有人誤以為「月亮通常只在傍晚出現」而解釋甲骨文可借月為夕，²⁵但古人觀看天空的時間比起被燈海誘惑的現代人多出許多，天文經驗豐富，是否也會有這種誤會？

星與晶（圖8）：在星點的小圓中增加一點來裝飾，於是變成晶字。不過星字本身的變形就很多樣，真的每個字型變化都是指星星嗎？

這些型態多變的字是因為當時識字者少、傳承困難故而經常出錯，還是因為字體剛發明不久所以尚未定型？抑或現代研究者其實沒有找到正確的分辨方法，導致一字多型且標準混亂？龜甲與獸骨是貴重物品，²⁶用刀刻字必然比寫字困難，若刻錯字的話如何處理？是否會將錯就錯導致後人解讀時以為該字的形體多變？這些都有待未來進一步釐清。²⁷

形法」：²³前者是直接取形於外在物體，純粹隨著物象的原形畫下來。如：「日」字作 (佚374)、 (拾8.8)、 (前1.22.2)、 (佚384)、 (乙3400)、 (鐵62.4)、 (京津413)、 (京津5168)、 (佚425)、 (燕536)，象太陽之形，直接取象於太陽；又如「龜」字象側視的烏龜之形（見前引），

圖6 甲骨文「日」的各種形狀，中間不一定有點或橫。摘自徐富昌《從甲骨文看漢字構形方式之演化》（臺大文史哲學報64期，頁13）










概念中屬於指事字的範疇。甲骨文作 (甲616)、 (甲755)、 (甲1127)、 (乙6565反)、 (珠140)、 (林1.27.17)、 (甲2692)、 (後2.3.1)、 (佚304)，與「月」同形，皆象初月之狀，並非「从月半見」。甲骨文之所以能借「月」為「夕」，主要在於「傍晚」這一事物難以取形。而月亮通常只在傍晚才會出現，故透過月亮與傍晚之間的聯繫，就取月亮之形來代替「傍

圖7 甲骨文「月」與「夕」，中間不一定有一點。摘自徐富昌《從甲骨文看漢字構形方式之演化》（臺大文史哲學報64期，頁13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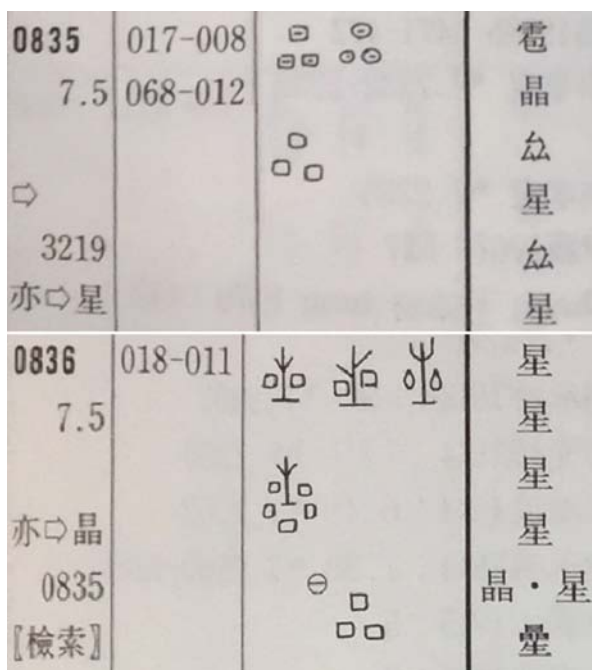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 甲骨文「星」的各種形態。摘自松丸道雄、高嶋謙一編《甲骨文字釋覽》（東京大學出版會，1994，頁204、205）

另外一個嚴重的問題是，大多數學者僅以拓本或照片來進行研究，但由於材料古老殘缺、漫漶不清以及轉印物質的侷限，得到的釋文成果往往經不起推敲。有興趣者可到「[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](#)」觀察，就會發現看實物照片也不一定能看清楚。因此，一定要真正目視實物，讓光源動態變化，才能看出細微字跡到底刻劃到哪。目前發現可能至少超過五成的刻辭內容需要改定，²⁸因此甲骨上看似天象記錄的文字，最好等學界有普遍的共識與

認定，再引用為教材比較妥當。遙想當年的相對論、板塊理論也曾走過被質疑的過程，²⁹「甲骨學」亦將如此，不過若因此進行過度揣測、冒然發表「世界最早記錄」，只是引起注目與混淆，終將被時代考驗所淘汰。

中文字體歷經幾千年的變化，存在許多未知的起源，字形字音字義也經過多次轉折，容易讓後人分析時產生誤解，即使是字典的始祖《說文解字》也無法避免，³⁰「甲骨學」又是一門還在進行初步研究的學問，以上列舉的問題，也許會讓人萌生挫折與懷疑，不過，就像科學必須不斷地依靠新發現來推展前景一樣，歷史也是這樣進步的。古人記錄的**熒惑守心**被現代證實有74%的錯誤、施行了千年以上的**神奇候氣術**也被後世完全揚棄，但甲骨文研究只進行了百年左右，若舊的解讀方式真的已呈現死胡同狀態，那麼從百年束縛中破殼而出也許只是未來的必經之路了。

相關影片：



甲骨文紀錄中的奇異氣象和天象

http://www.chnmuseum.cn/sp/gbzl/202001/t20200103_186386.shtml

附註：

1. 何偉 Peter Hessler 《甲骨文：一次占卜當代中國的旅程》 Oracle Bones, A Journey Through Time In China, 譯者：盧秋瑩，八旗文化出版社，2011，頁166。

2. 王宇信《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1，頁54、203。

3. 收在《小屯第二本：殷虛文字乙編》圖版6386，可至「[甲骨文拓片數位典藏](#)」查詢原件拓本。

4. 陳遵媯《中國古代天文學簡史》，木鐸出版社，1982，頁60以及《中國天文學史》第三冊，明文書局，1987，頁18。

5. 馮時《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1，頁132。

6. 李學勤〈三焰食日卜辭辨誤〉，《夏商周年代學札記》，遼寧大學出版社，1999，頁20。

7. 參見陳夢家《殷虛卜辭綜述》，中華書局，1988，頁232；董作賓《殷曆譜》，《董作賓先生全集》乙編第一冊，藝文印書館，1977，頁32；嚴一萍〈食日解〉，《中國文字》新六期，藝文印書館，1982，頁51~52。

8. 馮時《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》，頁70。

9. 張惟捷〈甲骨文字舊釋新說——以史語所藏十四版腹甲為例〉，《文與哲》學報第22期，2013，頁12：三的三橫皆等長，中橫並不略短，應釋為三之意。

10. 收在《殷契佚存》編號374。

11. 馮時《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》，頁122。

12. 張培瑜《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》，大象出版社，1997，頁970。

13. 胡厚宣〈卜辭「日月又食」說〉，《上海博物館集刊》第3期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。

14. 李學勤：《癸酉日食說》，《中國文化研究》1998年第3期，頁26。

15. 收在《殷契粹編》55、《甲骨文合集》33697等。

16. 陳夢家《殷虛卜辭綜述》，頁240。

17. 馮時《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》，頁124。

18. 羅振玉《殷虛書契後編》下9.1。

19. 馮時《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》，頁47、48、83。

20. 收在《小屯第二本：殷虛文字乙編》圖版6664、6672，《甲骨文合集》11497、11498。

21. 馮時《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》，頁81。

22. 馮時《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》，頁67~75。

23. 黃奇逸《商周研究之批判：中國古文字的產生與發展》，巴蜀書社，2008，頁42。

24. 黃奇逸《商周研究之批判：中國古文字的產生與發展》，頁23。

25. 徐富昌〈從甲骨文看漢字構形方式之演化〉，《臺大文史哲學報》，64期，2006，頁13。

26. 許進雄《文字學家的甲骨學研究室》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20，頁40。

27. 上古文字難讀的原因有：原始文字不能有效記錄語言、口傳失誤、方言問題、文字假借造成混亂、後代古音研究誤導等，詳見黃奇逸《歷史的荒原：古文化的哲學結構》，巴蜀書社，2008，頁674。

28. 張惟捷〈甲骨文字舊釋新說——以史語所藏十四版腹甲為例〉，頁18。

29. 羅拉·費米 Laura Fermi 《原子時代的奠基人：費米傳》今日世界出版社，1973中文版，葉蒼譯。書中提到1926年仍有一部分學者不相信相對論。

30. 許進雄《文字學家的甲骨學研究室》，頁214~230、235~239。

歐陽亮：天文愛好者，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，曾獲2001年尊親天文獎第二等一行獎，擔任2009全球天文年特展解說員。

部落格：[謎樣的二十八星宿](#)
<http://blog.xuite.net/liangouy/star>